PRESSBOOK

CHEN Ke

Art.Investment

June 2016

ARTIST

如夢似露 女人心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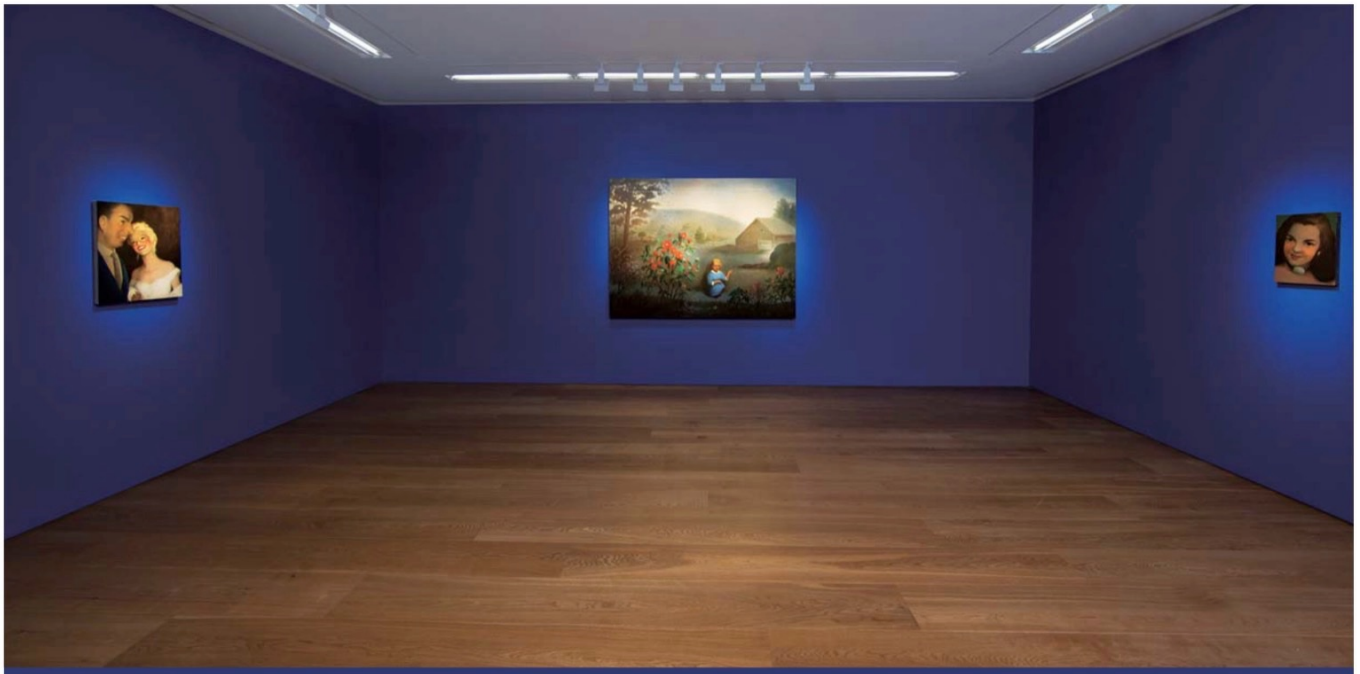
專訪藝術家陳可

Chen Ke

文｜林琬媜
圖｜Joyce Yung · 貝浩登香港

在藝術氣氛持續高漲的5月，香港貝浩登畫廊展出中國當代年輕女藝術家陳可和瑞典女藝術家克拉拉・克莉斯塔洛娃（Klara Kristalova）的作品，展期為5月11日至6月25日。今次陳可的展覽是畫廊與她首度合作的個展，展覽以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作為最新油畫的主題。陳可被其「如夢似露」的生命之美深深吸引，其風采在她的夢幻風格描繪之下，更顯得充滿詩意，為這上世紀五〇年代的性感女神，至今仍然是性感與美態結合的重要流行文化象徵，添上

陳可肖像。（攝影／Joyce Yung）



了更大的想像空間。為配合展示夢露一生重要的時刻，共11幅畫作和1件木製盒子，依時序分別陳列在兩個房間，牆面更特意漆以藍色增添古典效果。陳可率性隨意地坐在窗台前看著已掛滿展品的房間，並接受《典藏投資》的訪問，詳談作為藝術家、特別是女藝術家的堅持。其刻苦耐勞的個性與小巧的身形、溫柔的聲線形成強烈對比，細訴並分享身為女性藝術家該如何平衡生活。

貝浩登香港，陳可個展「夢．露」現場，2016年。
（攝影／Joyce Yung．作品歸藝術家及貝浩登所有）

典　在這次的展覽裡，請問您看見了什麼樣的自己？

陳　我一直以來都是在創作的對象身上看見並找到自己。2013年我在首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展出「芙烈達一個女人」，也是基於同樣身為女藝術家的認同感。我相信人生是共通的，別人就好像是自己的一面鏡子，如實地反映自己的現況，能讓自己更客觀地看自己。這次展覽的一個小木盒子《我看見你，也看見我自己》正好表達了我所創作的作品，幫助我理解和反省自身。我偶然看到夢露少女時代的一幀照片，驚訝她與後來的性感偶像形象相距甚遠，少女時明媚的氣質和成熟時幽暗的氣場，彷如兩個人。我覺得她後來的形象是刻意修飾經營出來的，與早期真實自然的她判若兩人。這苦心經營的形象的成功，使她陷入精神的困局，究竟要成為備受萬人擁戴愛護、符合他人眼中理想形象的自己，還是嘗試維持內心率真樸實的自己呢？

夢露終究無法在這兩難的局面中釋放自己，平衡家庭與個人的關係，以及作為公眾人物的利與弊。她在結婚之後，因為身分角色的轉變而感到無所適從及恐懼不安；和前任丈夫離異，也是因為在相夫教子的意見上分歧。命運，看似是偶然，其實並不盡然，一切皆是由性格決定而成。她的精神狀態很大部分也是遺傳而來，她的母親和祖母的精神狀況都不穩定，導致後來她對精神藥物的倚賴。總括來說，一開始是因為她的一幀相片引發我想瞭解她的念頭，進而發現其矛盾、性格上的衝突和因著愛的缺失所導致的極度渴望，這些林林種種的切入點皆

ARTIST

深深吸引我，我和夢露一樣為了青澀的夢想一直努力不懈地奮鬥。不同的是，我那抗拒誘惑和順其自然的性格，再加上我很幸運有家人的支持，為我分擔身為人妻和人母的責任，使藝術工作和家庭生活得以平衡，角色成功轉換。

典　您與星空間一直有著長期的合作關係，這次與香港貝浩登畫廊的合作機緣是？亦是星空間與貝浩登畫廊的共同合作嗎？

陳　2013年在香港巴塞爾的星空間展出期間，碰巧隔壁的畫廊就是香港貝浩登畫廊，可能就是那個時候他們認識了我吧。他們這次推薦和克拉拉舉辦聯展，我也覺得滿能搭配的，所以就答應了。我和星空間還是繼續有合作關係，最近的展覽就在去年11月。畢竟星空間和香港貝浩登畫廊都是專業並互相認可的畫廊，我們是有共同合作的。

典　去年於北京的大型展覽，當時您曾經說到，二十多歲時的自己，年輕的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但這些年，您發現愈是關注自己，愈是難受。世界很大，放下對「我」的執念，讓作品有機會更為開闊。這個漸漸放下自己的創作過程，能否請您分享？

陳　二十多歲的時候，畫的都是自己，拚命努力地證明自己。不是說現在不努力，現在也是很努力的，只是心態不同了，看得沒那麼緊張，視野更開放遼闊。可能是因為有了家庭的關係，面對已經當上媽媽的自己和日漸衰老的雙親，總不能過於自我和自私。再加上是在獨生女的環境中長大，我一直覺得自己不太會關懷和照顧別人，是女兒開闊了我的生活圈，把我從藝術家的身分抓到真實的世界。平常我都是待在工作室作畫，自己也屬於羞澀和害怕與別人打交道的個性。我很幸運能體驗當媽媽的機會，使我變得更堅強和冷靜，也更勇敢和成熟地面對以前不敢面對的難題，「小孩是來幫助父母成長」這一句話在我身上算是應驗了。

這現實的生活所帶來的轉變，在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和夢露的身上也能感受得到，這可能是為什麼我關注她們的原因吧！我是一個很專注的人，也有嚴重的強迫症和完美主義，這使我把注意力強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使我很容易精神緊張。家庭生活讓我繃緊的情緒得以舒展，使我更為開朗和鬆弛，明白到我的工作僅止於工作室，我的作品離開工作室以後便不是屬於我的。只要我在創作的過程當中盡力，便問心無愧。譬如說，明天的開幕儀式就像跟我沒什麼關係，這使我得以放下緊張的心情。

典　請問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您創作可有影響？

陳　我不會直接表達政治的議題，我更多的是關注人的內心。我聽過有句話這樣說的：不管魚在什麼樣的水缸裡生存，是在混濁還是在清澈的水裡游，牠的身體狀況會很自然地反映出來。所以同樣地，表面看起來對政治並不敏感熱衷的我，既然生存在此環境當中，我的作品也一定會像一面鏡子間接地折射出其獨有的人文氣息和政治氛圍。

典　在貝浩登畫廊的展覽新聞稿裡，有段話特別有意思，您說：「整個創作過程痛苦與快樂並存，我既是導演也是演員，既是夢露，也是我自己，既在北京，也在洛杉磯與紐約，既在今日，也在昨天。人生歸根結底是一場空無，所有的努力不過是大夢一場，但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中如此渺小的人類，除了每天認真的活著，好像也找不到更好的解決方案。美總是伴隨殘缺，人也是因為不完美才可愛，生命如夢似露，因為短暫，所以珍貴。」這句話，與金剛經的「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互相對照，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再者，您也漸漸放下對「我」自己的執著，可否請您多分享對於人生、社會、世界的看法，這些，是映照您創作畫面的最裡層的關鍵原因。另外，您的作品形式多變，這些創作靈感從何而來？

陳　我是在2005年來到北京的，經歷過2006至2008年北京當代藝術圈的顛狂和火熱歲月，在走過高潮與低谷之後，明白到頭來是曇花一現。有段日子感覺自己也

被吹捧到快要喘不過氣來，特別受到注目，自己只能倚靠創作平靜地度過。另外，也是礙於對時間的恐懼，所以只能把一天填得滿滿的、充實地度過，我會在早上就定下一整天該做些什麼，要不然太多的時間會讓我胡思亂想。所以我不算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一天坐下來只喝杯咖啡看本書。對我來說，能整天待在工作室創作就是最好的生活享受，我不會感到孤單、寂寞和疲憊。我能夠獨立地面對自己，透過作品與自己對話，在工作的瞬間我感到最輕鬆和自由。不管作品是繪畫自己還是別人，對我來說彷若記錄著我的人生，並自覺本身的生活模式比較單調枯燥，透過創作形形色色的作品，豐富了我的人生。

典　您認為中西方觀眾對您所創作的作品的反應有什麼異同之處？

陳　我的作品是開放式的，透過它和觀眾溝通，彼此是有對話能分享感受的。我喜歡有溫度的創作，過於概念化冷冰冰的東西，我沒能聯繫上。可能因為無論我用的油畫媒材，或是繪畫對象，都是西方觀眾所熟悉的，所以我相信他們在解讀上沒障礙。而東方觀眾有傳統文化思想的基礎，對於我所感興趣的宇宙觀比較感同身受。就像我父親是畫國畫的，從小我是在唸唐詩背宋詞和寫毛筆字的傳統氣息中長大的，可能這樣造就我對宇宙的遐思吧。

典　女人看女人，是您最近這幾年，讓人印象深刻的系列主題。從芙烈達到夢露，可否請您分享作品內容主角的轉變，與您內心關注的事物變化的關係。

陳　我記得從小就對敘事性的表達感興趣，那時候還會畫連環圖編故事編人物關係，還是用鋼筆沒填上顏色的那種，因為我知道這樣看起來比較真實像紀錄片一樣，雖然是虛構的。如果我沒當上藝術家，我可能會是作家吧。可是我認為能認真在一個媒介工作已經足夠，更何況要不是有家人的支援，我可不會像現在那麼自在，對自己充滿信心。有了家庭的我生活得更紮實和有安全感，我已經可以肯定我自己了，不需要外界來肯定，也不介意外界怎麼說了。

典　對您而言，藝術是什麼？

陳　我覺得藝術應該是帶來開心的，並且是生活。我清楚知道我是有表達欲的，可是我並不喜歡直接說明，我喜歡透過繪畫這我熟悉又有興趣的媒介來表現與世界的對話和連接外界。譬如說我喜歡廣闊的作品，我認為這能闡述宏大的宇宙觀，相比起永恆浩瀚的宇宙，人生猶如煙花般短暫，人類彷如沙粒般渺小。在我這次展覽裡的《1962・聖莫尼卡海灘・36歲》是根據夢露生前最後一輯公開照所畫，這幅作品標示著其璀璨而又短暫的人生，和我所希望表達的宇宙觀出奇巧合地互相呼應。另外，我不認為藝術是無中生有的東西，於我來說它是一面鏡子反映著藝術家想要表達的議題。然則，我可不認為它可影響整個社會，藝術只能影響到可以感受到藝術家的一部分人而已。

貝浩登香港，陳可個展「夢・露」現場，2016年。
（攝影／Joyce Yung，作品歸藝術家及貝浩登所有）